

# 摘译

✦ 外国文艺 ✦

10

1976

(10)

# 目 录

## 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六

.....上海市海运局燃料供应站 庄 严 ( 1 )  
上海市闸北第七中学 徐智明 田 丰

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 (苏修中篇小说)..... ( 7 )

基督教“共产主义”.....上海吴淞化工厂 余惕君 (164)

### 【资料】

今日苏联社会的“宗教热”..... (166)

### 【综述】

从美国文艺界看二百周年纪念 ..... 闵 镛 (168)

苏修文艺动态(1则) ..... (183)

# 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六

上海市海运局燃料供应站      庄 严  
上海市闸北第七中学    徐智明 田 丰

早就听说，苏联全国教堂遍地林立，修道院日益兴旺，教徒人数与日俱增，宗教节日盛况空前。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百业凋零，毕竟宗教事业蒸蒸日上，不愧“发达”二字。不过我们也一直纳闷：勃列日涅夫不是喋喋不休地吹嘘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吗？宗教如此泛滥，岂不把他的招牌一下子打破了？看过苏修中篇小说《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不禁茅塞顿开：原来在修道院这类宗教机构里就有“共产主义”。

怎么？修道院里会有“共产主义”？请听听监督司祭米特洛芳尼娅这句颇为得意的话：“那还用说，我们这些嬷嬷就是一家子人。我们这儿是十足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瞧，岂止有“共产主义”，而且还是货真价实——“十足”的哩！

把小说一章章看下去，这“十足的共产主义”的情景，就一幅幅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些人不是去农庄翻地锄草，就是去树林里干活，而另一些人只该为死人念念圣经”。

“吃饭时，一些人自己两腿走到餐堂里去吃（吃菜汤），而另一些人却由厨房备了特等菜送上门去吃！”

教区的大主教可以坐轿车，住别墅，院长、监督司祭、司库、秘书等少数几个人可以巧立名目，侵吞捐款，造私人洋房，写情书，而斐克拉、阿尔焦米娅等穷嬷嬷则被摧残成“一株打弯了的杏树”，而且死后连仅有的一点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总之，“在修道院里一些人称王，另一些人称霸；其余的做牛做马！”

……看着看着，时间和地点常常会觉得模糊起来。这些情景，同狄德罗的小说《修女》中的修道院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修道院挂上了“苏维埃宗教机关”的招牌；支持大主教、修道院长们为非作歹的贵族，现在都披上了“共产党人”的外衣；而修道院中的黑暗和残酷都罩上一道“共产主义”的光环！历史的长河毕竟流过了两个世纪，修道院总算也有了这么些“进步”吧！

这样，我们看到，“平静的修道院”实在很不“平静”。在它那个“十足的共产主义”里，存在着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那些高级僧侣是披着袈裟的官吏，他们“各尽所能”地吮吸着劳动者的血汗，横行霸道，穷奢极欲，并“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sup>①</sup>；而那些穷嬷嬷、见习修女则是雇佣奴隶，她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被迫“各尽所能”地为一小撮寄生虫创造剩余价值。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sup>②</sup>。这所修道院里的阶级对立，正是今日苏联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勃列日涅夫牌号的“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缩影罢了。

“独立不羁”的修女巴芙拉不懂得这一点。她天真地质问那

① 列宁：《奴才气》，《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5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个当院长的老嬷嬷：“修道院也是苏维埃机构，只不过是宗教性质的罢了！为什么我们这儿这么不公平？”其实，“不公平”的岂止是“这儿”？且不说她原来呆过的鲁柯夫修道院就因为没有“正义”才使她愤然离去，就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非宗教性质的“苏维埃机构”里，又哪里来“公平”和“正义”？在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统治下，今天苏联大地已经改变了颜色。各种机构尽管还保留着“苏维埃”名称，但阶级性质已经根本改变了。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骄横跋扈，挥金如土，同沦为雇佣奴隶的广大苏联劳动人民处在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修道院这个宗教性质的“苏维埃机构”同其他一切“苏维埃机构”一样，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那些统治修道院的高级僧侣，正是统治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公平”，就是肆无忌惮地吸人民的血；他们的“正义”，就是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当驯顺的奴隶。这就是他们大声叫卖的“共产主义”！如果说修道院里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搬出了“上帝”的名义，“欺骗、魔术、死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的手段。”<sup>①</sup>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坚持说“修道院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干净”呢！其实，修道院“干净”是假，“其他地方”到处是“肮脏的马厩”倒是真的。

苏联社会宗教如此泛滥，修道院里居然会有“共产主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的奇闻，而是今日苏联活生生的现实，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集团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对内残酷压迫和掠夺苏联人民，强化法西斯统治，使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为了平息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用尽了种种阴险毒

<sup>①</sup>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5页。

辣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拖出上帝来帮忙。

列宁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sup>①</sup>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sup>②</sup>，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维护剥削制度、麻醉人民的反动实质。在今日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被重新抛入灾难的深渊，遭受到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部分群众希望通过宗教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借此表达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消极反抗。小说中的安娜就是因为她的父亲被反动富农所杀害，而进了修道院，并且幻想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的。而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利用宗教来麻痹苏联人民的斗志。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sup>③</sup>。请看：小说一面鼓吹“我们这些嬷嬷就是一家子人……”，一面却大肆宣扬“一切全由上帝作主”，“逆来顺受是我们的本份”等等，把嬷嬷、修女当成“除了祈祷就是干活”的“一群绵羊”、“自我折磨的能手”、资本主义复辟的殉葬品。前面提到的安娜，在她的父亲遭到杀害后，被迫“许愿出家”，为父母赎罪，而杀人凶手出狱后却因有一套投机倒把的本领受到院长的信任和重用。富农的儿子奸污了玛丽奇卡，依然“喜气洋洋”，而被害者则因犯了“上帝列为禁戒的淫欲邪行”，饶恕不得，非被赶走不可。当安娜向大主教告状时，这位上帝的使者却公然以上帝的名义为杀人犯辩护：“我就不相信‘他做的尽是坏事’这种说法”。他振振有词地训诫：“应该把劳动和祈祷与忍耐和驯从结合起来。”

①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③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这充分暴露了“神圣的大主教同志”的伪善面目。这种宗教教义，对勃列日涅夫集团来说，是多么可贵啊！他们可以用上帝的名义，掩盖新老资产阶级的无耻罪行，用上帝的名义，让人民驯从地当牛做马；而谁胆敢反抗，又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加以惩罚。宗教成了勃列日涅夫统治人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宗教教义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的一种补充。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在苏联诸如“基督教是共产主义的教义”、“基督是地球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者”、东正教的“人间天堂同共产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之类奇谈怪论为什么甚嚣尘上了。

利用宗教来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并不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新发明，而是一切修正主义者一贯要弄的伎俩。早在十月革命前后，一小撮机会主义者就竭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刮起了一股“造神说”的妖风。这一小撮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妄图以宗教的反动的社会作用来扼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列宁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领导苏联人民镇压了反动僧侣，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造神说”。早在一九〇三年，列宁就号召在反宗教斗争中开展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团结、教育教徒中的劳动群众。一九〇五年，列宁还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宗教》这篇光辉著作，用阶级斗争观点对宗教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要求全党“反对任何通过宗教来愚弄工人的行为”<sup>①</sup>，“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sup>②</sup>。十月革命后，正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坚决执行了列宁的光辉指示和对人民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千百万苏联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抛掉圣母像，扔去十字架，投身于无产

①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4页。

②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阶级革命的壮丽事业。今天，勃列日涅夫之流背叛了马列主义，竟然在列宁的故乡大力扶植宗教活动，并且通过修道院之类的宗教组织对工农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这样的现实，小说通过一个人物之口说：“修道院里有多毒的蛇在爬呀！”这句作者原意是用来“提醒”修道院某些人的行为要稍加收敛、以便调和阶级矛盾的话，恰好是苏修通过宗教组织实施法西斯专政的绝妙的写照。而怂恿和扶植宗教活动的总代表、总后台是谁，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者为了维护苏联现存的社会制度，却讳莫如深地回避了。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它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意识到自己的被奴役地位，“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在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sup>①</sup>他们会重新举起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战歌，把这“平静的修道院”连同那“十足的共产主义”和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毒蛇一起葬入坟墓。“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

<sup>①</sup>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页。



# 你呀，我们平静的修道院<sup>①</sup>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鲍里斯·雅兰采夫

载苏修《科学与宗教》杂志 1973 年第5—8 期

我的生命哟，生命，  
年轻的生命，  
我的生命好似那橡树上一片嫩绿的叶儿……

——外喀尔巴阡科洛梅卡<sup>②</sup>

我的日子过得象车轮在平坦的路上飞奔。山上已冬尽春来。一天紧接着一天。好似春天融雪的滴水声——嘀嗒、嘀嗒、嘀嗒。有谁去计算它呢？可待你回头一瞧——枝头已经露出嫩芽。那积雪又是在什么时候融化的呢？

冬天寒冷彻骨，禅房是些单薄的木屋。每当清晨，满墙雪花

---

① 本书发表时曾经删节——原注。

② 科洛梅卡，乌克兰的一种歌谣。

闪烁。暴风雪一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你就休想出门一步了。教堂、餐堂、我们的果园、远处的山岭——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恨不得一觉睡过整个寒冬腊月，等到转春，随着温暖的阳光来临，再把眼睛睁开……

而当惊鸟开始歌唱、黑鸟归来时，大地又是阳光明媚。飘浮在空中的远方的气息是那么诱人，真叫人想振翼远远地飞去……一阵北风吹起，从村子那边黑莓香味扑鼻而来，浓甜而令人窒息。

白桦树上叶芽绿油油地发光。布谷鸟出现了。只消它一飞落到果园里——就可以来算命了。<sup>①</sup>村子里散发的已不再是黑莓味儿，而是樱桃花香了。樱桃的香味不刺鼻，它淡幽幽的，令人感伤。最好让我从清晨坐到深夜，听那绿叶的喁喁话声，看那燕子筑巢……

四月中旬种下了马铃薯。山间牧场上那时积雪才开始融化。黄鹌飞来——该是播种玉米的季节了。

我记得，父亲死后有一白鹤停栖到我家的屋顶上。人们可羡慕我们啦。还孵出了小鹤，秋后就全部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家。可是我干吗去回忆这些呢？

我很少走出我们修道院的那个山头——除非是穿过菜园到墓地上去。从村子里望不见墓地——向日葵丛把它遮没了。在墓地上我多半是回忆以往的事情。从山顶上远眺，人都是那么小，好象不是真人似的。只有我的悲哀近在身旁，跟我寸步不离。而米科拉，早已没有什么意思了；有过那么一段事儿——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起初我想压根儿把他忘掉，我在自己的禅房里连显圣者的圣像都不挂，免得联想起他的名字！在山上开头的几个月里，如

<sup>①</sup> 指民间流传的一种按布谷鸟的叫声算自己寿命的风俗。

果那一天我没有想起他来，这一天就算得上是过节了。打去年秋天起这种节日开始愈来愈多……

可那曾是怎样的一回事啊！回想起来，就好象整个这份幸福——他的话，他的喘息声，他的手——都不是同我，而是同另外一个人发生似的。后来，那已是在夜里了，我沉没在闷热的熟草丛中。

“我的宝贝儿……”

后来，繁星猛然爆裂，燃成一大团银白色的火光。它们又凝固起来，永远地失去了那银白色的光彩……我紧紧搂住米科拉的头，为的是减轻那个隐痛，为的是不听到他那陌生而又叫人害怕的喘息声。

“亲爱的……”

那时我的确是最幸福不过的了！要是我们结了婚，满可以盖起一幢象样的房子来。

唉，米科拉，米科拉，妈妈死后你竟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啊！你是个外人了……算了吧，我还是该向斐克拉下跪谢恩才对，是她把我从你的手里救了出来，使我实现了妈妈临终时的遗言——到这儿来，到山上来，把一切都忘掉，再也不要见到你！也不要见到刑满释放的谢苗·卡普科夫，这个杀害父亲的凶手，不要见到谢苗的小杂种——瓦西卡。还不是卡普科夫的归来把妈妈气得病势加重而进了坟墓？这条毒蛇熬不得我父亲成了集体农庄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熬不得他想在外喀尔巴阡过崭新的生活！

何苦去回忆这一切呢，该把一切全都忘掉！

关于这些事，院长嬷嬷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她的心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心上。巴芙拉嬷嬷愤愤不平地说：“干吗老是你拴在几条牛身边呀！”当然，冬天手又痛又僵。可是不管怎么说，最最苦的差使本来就是见习修女的名份事。夏天

总务嬷嬷想把我派到农庄去干活。院长没答应：“让她习惯习惯院里的生活吧。”其实我去村子里又有什么意思呢？妹妹华西林卡在城里，屋子上了锁。

妹妹上我这儿来过。她挺瘦，眼睛陷了进去，看人时的样子也变了。身上的衣服是别人的。她想把我安插到她的中专学校里去。十年制的毕业生人家多半会收的。但干吗去呢？我和华西林卡虽说是亲姊妹，路走得却不同啊！

妈妈死后我按照她的嘱咐跟斐克拉上了山。教师狄玛收留了华西林卡。他把她安排在城里一所中等文教专科学校里。我真不喜欢这个狄玛！连米科拉也不喜欢他。但假如当时我不跟斐克拉走，而跟了狄玛呢？……这样的话你竟说得出口！当然，我对谁也不会去说的——只是跟自己说说而已，可这也够可笑的了。我哪会跟狄玛走呢，既然一丁点儿也不爱他，这个长腿的痨病鬼！华西林卡却去了。又干吗去想这些，去触痛自己的创伤呢？每人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步子——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干脆往旁边一闪，连他的脚步也看不见……

我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站着祈祷的那会儿了。心里是那么明朗，好似人与人真的可以成为兄弟姐妹，人间会变成天堂。我爱在晚祷之后一个人留在教堂里，为自己的亲人祈祷——为妈妈的亡灵，为华西林卡。圣母的眼睛自会渐渐地贴近我，而炉香的气味愈来愈甜美……

圣堂女工走来，把蜡烛一支支地熄掉。

斐克拉教会了我认读宗教的用语，现在祭堂里事无大小我都懂了，并且能祈祷得跟大家一样了。我参加了唱诗班。轮到我对时，我还念祷文。有时念起来我还要打顿儿，但姊妹们都说：“念得很好，很流畅，没有拖长礼拜的时间。”

最吸引我的莫过于读圣者传了。最初的殉道者经受了多少磨难啊！让他们挨饿，水淹他们，刀割他们，把他们抛去喂野兽，对他们百般凌辱。该多么地爱上帝，才能忍受这一切！斐克拉送给我一本至圣殉道者玛丽娜传。对我来说她真算得上是亲姊妹了。过去我不相信身上流血的创伤会在一昼夜之间愈合消失。现在我信了……

秘书玛克丽娜给我一本旧约读。说来惭愧，我不想读它：在旧约里神圣的东西少得可怜！那里面写的跟尘世间所见一般无二——人们净为自己着想，想着钱财、权势，而先知者个个是凶煞神，尽管他们发怒时处处在理。老嬷嬷知道了我在读旧约，就把它收了回去：“你只该读福音和圣者传。”

我来这儿已经两年了，可是我熟悉的嬷嬷很少。修道院里有三十个人。人人干活、祈祷、到食堂里用膳。而每人只顾着自己。唯独叶芙多基娅和伊拉丽娅始终形影不离。伊拉丽娅简直可以做叶芙多基娅的女儿！果真，这是母女俩。叶芙多基娅的丈夫早已去世，丢下她和三岁的女儿。于是她进了修道院。女儿长大成人后，起初当见习修女，后来也披上袈裟正式出家了。伊拉丽娅真是聪明人儿！她没有上过学，但能读会写，不比任何一个嬷嬷差。而按宗教用语念起祷文来，就更是比谁都强！伊拉丽娅害着一种病。奥列娜医士到我们这儿来过一趟，她说：“看来是肺病，得去检查、治疗！”从此叶芙多基娅天天以泪洗脸，而女儿却不去医院治病：“上帝要我活——我不治自愈，上帝不要我活——那是命该早归天国。”老嬷嬷把她树为众人的榜样，说这才是真正虔诚的灵魂！

同这母女俩为邻的是一个年老的嬷嬷阿尔焦米娅。她弯腰曲背，见什么都怕。她那双深凹的眼睛从不正面瞧人，也许怕泄露什么秘密吧？看来，是有点什么秘密，否则阿尔焦米娅不会老

是回头张望，好象背后有人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似的。她怎么会弯腰曲背的呢？老嬷嬷一见到她，目光就变得既严厉又含意深长——仿佛在说：留神点！而这时阿尔焦米娅背弯得也就更低了……

去年集体农庄主席交给我们两头小猪记劳动日喂养。两头粉红嫩嫩的小猪，模样怪逗人的。它们归阿尔焦米娅饲养。今年冬天把它们宰了。杀猪前两、三个星期内得用面条和通心粉喂它们。这时人家才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阿尔焦米娅。她呀，哭得死去活来！就象在她胸口剜掉了一块肉！真是的，不过就两头肥猪罢了，好象她没有在村子里生活过似的！阿尔焦米娅对两头猪依依不舍，活象是她的亲骨肉。

米特洛芳尼娅——监督司祭嬷嬷——不时用眼梢打量着我，还笑咪咪的，象是给我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品。这个监督司祭啊，她的模样可真漂亮！满头棕黄色的柔发，一打开发结——直垂到肩；眼睛又是那么清澈碧蓝，娇慵妩媚。对每一个人她微笑着都不一样，都经过掂量，恰如其分。连两条弯弯的秀眉也是表情十足。夏天，米特洛芳尼娅离开修道院，说是去探亲。她回来时精神抖擞，皮肤黝黑——原来是到克里米亚去了！

她可真是给我准备了一件礼品！午餐之后在猪圈旁边竟站着个卡普科夫！他在跟米特洛芳尼娅聊天。他见到我，还鞠了个躬。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呀？！我原来以为他离我远着呢！不，他就在眼前——就是他本人，活生生的，不象那会儿从劳改营里刚放出来时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而是身强力壮，春风满面。他，这个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不是在什么幻境里，而就在跟前呀！记不得我是怎么走回到自己的禅房的。我们的禅房离牲口栏最远。只见阿尔焦米娅坐在那里，为她那两口猪悲恸欲绝。

主啊，我们这儿的修道院究竟是谁的——是你的，还是不是

你的?! 若是你的，那末你干吗把这条毒蛇带到这儿来?! 我和阿尔焦米娅坐在一起，一块儿伤心地哭着——每人哭着自己的心事。而从猪圈那边传来声声临宰前的嚎叫……

“我……我把它们……它们是在我手里长大的……”阿尔焦米娅悲伤得全身发颤。

晚上在餐堂门口我碰上了米特洛芳尼娅。监督司祭为我准备了一个最美的微笑!

“整个冬天我们都有肉吃了。他要的工钱不贵——每头才拿三公斤肥膘。”

她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她知道我全明白! 凭什么她这样恨我?

监督司祭始终不离老嬷嬷的左右，总是在对她低声地说些什么。米特洛芳尼娅的那副神态自信而又傲慢，好象她给院长好大面子似的。干吗要这么个人呆在修道院里呢?!

“她干吗到这儿来?”有一回我问斐克拉。

“不是出于自愿的，”斐克拉向四下张望了一眼，好象在禅房里可能有旁人似的，“她是私生的! 她的母亲……”斐克拉的声音因恐惧而中断了，“她的母亲那时已经修满了第一轮的苦行啦! 米特洛芳尼娅是‘许愿出家’的。呸，这个妖精，在圣历里哪儿见过这样的名字! 她满好别生到世上来，省得为了自己的耻辱在别人头上发泄恨! ……”

“许愿出家”——就跟我差不多……真是每人有自己的身世——有自己的苦恼、自己的罪孽。不是自身的，就是父母的。每人都有求于上帝，而为此就得付出代价呵……

“那末见习修女玛丽奇卡呢?”

“她呀，可没有出家人的德性，”斐克拉把手一挥。“比巴芙拉还坏! 巴芙拉象条狗，想到什么，就叫出什么，而玛丽奇卡是

只偷食猫，闻到人家的荤腥就嘴馋。安娜，我跟你说：别尽去看那些不入眼的事儿。我比你见得多了。人哪，又肮脏，又狠心。人到处一样，离上帝远着呢。而修道院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干净。作孽少些——赎罪也就容易些。最大的幸福在于忍受。你该看的不是米特洛芳尼娅，而是连监督司祭也不得不献身的那个大业。用你的心去领悟上帝的话，一切都按他的告诫去做。没什么，安娜，这全都会过去的……”

经常是这样：她讲得来劲了，发了一大通议论，结尾却是：“没什么，一切全都会过去的。”人人喜爱斐克拉，只有米特洛芳尼娅一人除外。她根本就不爱任何人。主啊，宽恕她吧！斐克拉总是被派去干最苦的活——这是有目共睹的。那年夏天，有一回我到老嬷嬷房里去。那儿坐着嬷嬷们和一个又小又丑的女人：三颗东倒西歪的门牙，一条歪鼻子。她几乎扑跪在院长的面前：

“老嬷嬷，行行好，帮帮忙吧，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男人尽欺侮我，跟别的婆娘勾勾搭搭！这狗杂种，他还酗酒撒泼！”

院长不声不响地听着。

“老嬷嬷，吩咐你那些姑子给祷告祷告吧，让上帝把魔鬼从我那个恶棍身上赶走！”

“好吧，”老嬷嬷答应了她，回过头来对嬷嬷们说：“谁愿意领这份差使？”

嬷嬷们垂下了眼睛。

“不行啊，老嬷嬷，我没那个能耐，”拉丽萨回绝说。

“若是叫我去祈祷，那魔鬼准会附到我身上来！”塔吉安娜惊惶地说。

当院长向嬷嬷们发问的时候，那个女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活象咬了一口酸苹果。而听到她们一个个地拒绝之后，她舒了口气，附着耳朵对院长说：



“老嬷嬷，你请斐克拉，还有那个……她叫什么来着？阿迦比娅，是吗？让她们俩……”

我被派去找斐克拉和另一个嬷嬷。斐克拉在牛栏里，另一个嬷嬷在禅房里祈祷。她干瘪得象块木柴片儿，一点也不起眼。连叫什么名字，大家都闹不清楚。有人唤她阿迦比娅，又有人唤她阿迦菲娅。有一回我当面听到别人称她阿格丽比娜，她也应了。不久前我们把她安葬了……

当两个嬷嬷一来到老院长房里，那个女人就跳了起来，伸出一只肮脏的手指头朝斐克拉点点戳戳。她象饿狼见着绵羊似地瞪眼望着斐克拉说：

“叫她，就叫她，老嬷嬷！她的祷告最灵验，人人跟我这么说！”

“两位嬷嬷，有劳你们为这位妇人的丈夫祈祷几天，给他祛除魔鬼。”

“好，老嬷嬷，”斐克拉弯下腰，吻了下院长的手。

另一个嬷嬷没有作声，也吻了下院长的手。拉丽萨和塔吉安娜这才舒了口气。

“您要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老嬷嬷问那个女人。

“三个，三个！哪怕五个星期我也肯付钱，只要我那个该死的能回心转意！那末，三个星期该付多少！”她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机警而又刺人，象马上就要开口讨价还价的样子。

“关于钱的事，请您去同司库嬷嬷瓦尔瓦拉谈吧，”老嬷嬷撇了撇嘴说，“而您自己得对丈夫温顺些，好生待他，别尽骂骂咧咧。如果他贪杯，寻欢作乐，那您也依着他点儿，对一个喝醉了的人用棍棒打是千万使不得的——男人家最忍不得这一手了！”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只要他，我那个下流胚，能改邪归正，还犯得着再骂他吗？也用不着抡棍子了。”